

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

世道與末技：十七世紀中國通俗小說「大眾化」之考察

計畫類別：個別型計畫

計畫編號：NSC93-2411-H-004-032-

執行期間：93年08月01日至94年07月31日

執行單位：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

計畫主持人：高桂惠

報告類型：精簡報告

處理方式：本計畫可公開查詢

中 華 民 國 94 年 10 月 31 日

本計畫「世道與末技：17世紀中國通俗小說『大眾化』的考察」已完成並發表二篇論文：

- 1.〈廣場狂歡：明清小說中英雄與神魔譜系之大眾化闡釋〉，於「第一屆大眾文學與文化研討會：大眾性與（反）全球化」宣讀。
- 2.〈閭巷顛蒙：魯迅《故事新編》中的現代性與大眾性〉於2004年12月31日，政治大中文系經常性學術研討會宣讀。

以上二篇論文經修正收錄於《追蹤躡跡——中國小說的文化闡釋》一書，大安出版社2005年出版，論文摘要附於下：

- 1.〈廣場狂歡：明清小說中英雄與神魔譜系之大眾化闡釋〉，頁213-248。

本文嘗試以《西遊記》、《封神演義》、《薛丁山征西》及《三寶太監下西洋記》四部小說中所呈現的在追求完善（《西遊記》）、征服異己（《薛丁山征西》、《三寶太監下西洋記》）及王朝易鼎（《封神演義》）的變化過程，來考察「市井」模塑「英雄」力量的展演，在「神魔」的小說煙霧下，大眾文化藉著「英雄譜」如何進行言說，並進而追尋各小說中對菁英文化與大眾文化在界線的交鋒，以及嘗試重新「發現」主流意識與顛覆潛能的動態文化景觀，發掘被「菁英論述」所隱蔽、放逐，卻從不曾消失過的各種次文化。

「英雄譜」的中介角色中所展現的怪誕身體、戰場上的食色受阻、逆倫及複調語言等模式化的書寫，開啓了豐富的話語「邊緣性」。本文著眼「英雄譜」這一反秩序與秩序化的明清小說書寫，透過戰爭的描寫及異質威脅（取經路上的妖魔）的收編整飭，英雄們加冕的過程中，小說的深層內涵卻是帝王將相文治武功的神聖光環被消費、脫冕的實況。明清時期儒釋道的大論述沸沸揚揚，通俗小說家通常是一些以藝名出場的邊緣文人，其活絡的文化生產，不管從結構面、解構性來看，總帶著多重的文化性格，藉著游擊戰的方式，不斷向主流文化發言，在文化身份的遊走之間，挾帶著各種性質的文化成分進行時代造像。在這一些「神魔小說」的人物中，藉異鄉他域的變身、另類倫常觀、婚戀行爲、對典範和論述進行隱蔽的、熱情洋溢的表述，食色受阻、逆親背約、寡廉鮮恥（薛丁山三拒樊梨花的原因），無不帶著戲謔坦然，形成一連串「大眾的」、「我們的」生鮮世界，而在這一系列的「英雄譜」這一反秩序與秩序化的明清小說書寫，透過戰爭的描寫及異質威脅（取經路上的妖魔）的收編整飭，英雄們加冕的過程中，又頗貼近溝口雄三、王汎森等學者所指出的「理觀」、「禮制」的再造與頑強生命力在近／現代典範危機中的另類表態。

- 2.〈閭巷顛蒙：魯迅《故事新編》中的現代性與大眾性〉，頁249-283。

本文以魯迅的《故事新編》就空間——時間的表述形態方面，試圖貼近他的「歷史知覺方式」，雖然魯迅在序言中談到「有一點舊書上的根據」，以及「……因為對於古人不及對於今人的誠敬，所以仍不免時有油滑之處」（頁2）。本文不從書和人的方向思考，僅就「時空」的角度聚焦，所要探究的是：作家的油滑和

一點舊書如果不是重點，那麼，「只剩著『庸俗』在跋扈」的「新編」是如何被編的？《故事新編》的「時空意識」作為「歷史意識」的感知方式，其脫離宏大敘事，或與之刻意保持距離，或者時時製造許多敘事上訊息的延宕與重複，如何指向魯迅對「現代性」的回應？這種回應，是否可以轉向他對文化內部，甚至是細部的一種廣度或精緻度的思考？散發旺盛力（跋扈）的「庸俗」躍身為觀察的焦點之一，「傳統性」中的大眾性格，一日三餐、如何溫飽、街談巷議等敘事，是否也可以觸發不同的「啓蒙論述」？

作為小說創作的「總集」式的各個短篇，魯迅以他一貫的現代性特點：1、透過計時與計價的荒謬感將時間空間化。2、經由聚焦的刻意處置將脊樑人物的出發點窄化至居家，或將其置於廣場、或與廣場相似但更為流動的道路空間，使得「脊樑人物」在如此場域成為看客凝視的客體，除了展示空間的變化——荒誕的身體空間化（〈女媧〉）；知識、理念的過渡性與邊緣化（〈出關〉之忠義苦旅、〈起死〉之荒誕化的齊生死）；以及傳統主題空間的丑角化（〈鑄劍〉之水甕與三頭鼎），並由此製造視域的衝突與調和；一方面也無形的展示了遭看客凝視的「脊樑人物」如何在「閭巷顛蒙」的日常生活世界置入救贖與反救贖的現代性掙扎痕跡。3、書寫策略以在中間狀態與補述的方式，藉著邊緣性與過渡性的提出，表達其微觀行動的歷史觀。

啓動事件意味著事件配置的相關位置之改動，在「總集」中的各個短篇放置到「新編」的引號中，魯迅將宏大敘事的元素再次開啓在雜文化了的「地攤」中，經由否定的否定，同時回應了民間藝術的小傳統與啓蒙救亡之大論述，一個個故事仿若大檔案中的不同窗口，魯迅最後的這一系列小說雖然自覺的擔起「庸俗」的罪名，雖然有意的自甘「油滑」，但是在回應「現代性」的向度上，他卻仍然頗為自信的認為「並沒有將古人寫得更死」（《故事新編·序》）。本文經由後經典的閱讀，試圖透過魯迅縮小格局將帝王將相、忠臣義士、才子佳人放置到庶民語境中來重新審視，可以說，《故事新編》興味盎然的重點是形式背後那真正改變世界的感知系統。

此外，本人尚進行《型世言》、《宜香春質》、《清夜鐘》等十七世紀小說之評點、序跋以及思想主題之大眾化考察等多篇論文之撰寫工作，將於近日陸續投稿發表。